

師辟伯著
章士釗譯

情爲語變之原

商務印書館發行



情爲語變之原論

(一名情文相生論)

吾文脫離中古高地德意志語。下略稱中不過數百年爾。凡曾略讀華爾

高德語

特之原禽詩者。不能不於文字遷流之亟。大加驚詫。此中所見諸字。全廢不用者有之。用而意義迴別者有之。蓋自十一二世紀以來。字仍守其音形。迄未移易者。實居少數。惟他國亦然。試取羅蘭歌。與近世法文較。取康敦伯里故事。與近世英文較。卽明厥故。不問何書。如以同一之文。由兩時代出版。則將本子對讀。其間文字之不主故常。隨時流轉。不難游目而得也。

厭常而喜新者。人之性也。文字雅不外是一字。旣立爲之。劃定範圍。責以固守。不得任意跳脫。字必不受博言之家。於字各求其史。並將相承變化

之迹。依次排比。一一說明。良非無理。然有一大義指。迄今無人厝意。誠不可解。卽字變之原。安在是也。固亦偶有質此者。惟所答不如人意。幾於一律。謂曰作者看題太輕。用力有所未至。似復未可。

自來考文字變原者衆矣。徧疏而盡舉之。吾病未能。請舉包爾文史通義。以資隅反。吾何獨取此習射之的。其故有二。一、邇年德意志文學述作。羣推包氏祭酒。莫或踰焉。二、書中叙說甚明。不必甚有問學之人。類能讀之。須知本編非盡爲專家而作。殊樂有一工夫深厚詞筆曉暢之名著。相將比勘也。氏之言曰。

今請發一通問。文字變遷之真源。果惡乎在此。以人意故故爲之者。誠所不免。如文律。固由專家訂立。外如科學美術商業一切名詞。此若而學博。若而藝士。若而發明之家。共爲匠心獨運。造作而廣衍焉者。其在

專制之朝。王家嗜好。亦不無影響。要之皆非經始。有何創獲。特在文字遷流無已之中。擷捉一點。爲之訂定而已。訂定之後。復入遷流。久而不知不覺。原意又失。文之爲用。如川不息。大抵然也。蓋語文之變。用語行文者之慣習外。別無真源。謂彼挾一目的。自爲貫通。殆去事實絕遠。必曰目的。則當前片刻之用。覺爲最愜。足令思想志欲。表章於外。卽其物也。達爾文首論種源。樹適者生存一律。今字變之源。亦不越此。如文變本於慣用。並非有人從中發縱。則慣用云者。本體亦無自持之力。而當聽命於用者小己之自由。自由之反動。分嚮兩方面馳。一中於言之施身。一中於言之受身。兩身相嬗。字義迭代。試取此之迭代。櫛比以觀。祇需趨向不異。文字如何轉變之全程。將可一覽而得。沿流而討原。以知最初之文變。立新習以易舊習者。厥惟小己。秩叙井井。決不吾

欺。其他小小變化。效不如此深至者。尙不計也。

包氏論文變之原。爲說如右。此其未中肯綮。不難察別。夫文之變也。非由個人有何先入必然之見。是誠然。又文字經人同向而共用之。變化以起。說亦未妄。惟特論點稍異而已。於開解本題仍無益也。今之論點在小。己立新習以易舊習。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已。包氏於此並無道以自處也。由包之言。施身所志之的。僅使受身聽之了了。如其然也。將立陷字之變化於死地。不益於用。何以效之。文字之深入人心。莫如舊義。獨爲聞者之便。應須保持原有蘊愈近愈得。何有於變。蓋每一變也。大都新言較晦入耳。艱於索解。持包君之見以參文史。人必以義之生疏難曉者。接替舊熟易明之旨。理殊莫喻。

文變既爲不爭之實。是必有一因焉。爲包爾所未見。抑或見之未以爲意。以其書曾未涉及也。惟包謂舊習漸移。根諸小己自由。說並不誤。今當考者。亦此之小己。卒乃絕棄前緣。別創後義。若有必不得已之故。驅之使然。卽令聞者。瞠焉莫解。並所不惜。究何動力。伏於其下。已耳。

吾今所採之法。乃由本事之質性。考量而得。正如其他。與心理有連之各問題焉。以自省爲根基。益以他人所省——人之自省。將亦如我——及史實所詔。互相貫串。建爲一說。惟不幸有一缺陷。與自省相緣而生。則經我察得。謂是舍舊從新之原。他人未必卽如是想。定於一尊。幾乎不能。然若想像其法。以爲暫無可易。由此發足。用資自證。凡己之爲文出話。變動不居。心理安在。不難知已。

夫欲察物。應先定向。以視吾擬從事之域。是否於理確有其據。雖曰察覈

事實爲重。然若先無的標。將致所見散迹。無從入筌。易而言之。吾當前設。希卜梯西。說即假以便貫通。本論期於無迂。至假說之必與事料訢合無間。

——事料誠多。遠過吾人所能控抑。——始爲有效。又不待言矣。

辯者——包爾亦其一人——有言曰。文字以何衝動而遭改變。卽其所由制作之同一力也。是說也。持之有故。蓋文之轉變。類有新意。隨屬與制作相去無幾。且說於希卜梯西之要件。並不缺乏。謂爲不中不遠之直覺判斷。要無不可。

吾講字學。遽從文始入手。頗於恆人思理不習。以人類惡乎。而有語言。至今猶屬懸題之一人。矚然莫得其真也。或且責吾事已暗矣。猶復以暗益之。夫亦可以已矣。吾曰。否。姑息之談。吾何敢和。曩在依抹戈雜誌。此雜也

千九百十二年雜誌。本文在論文字之創生孳乳。男女性慾之力最大。且謂

此種覆被人類語言之窳離。洞而視之。並非難事。吾不敢曰。推而放之一切皆準。惟中有稿不可移之例。足以開發今題。俾邁一步。則固毫無回惑者。

人之考論語原。不問所見繁何。要有一事。應無異議。卽初民造語對話以前。必能自舉其音。而是音也。且必作爲語言之用。各懷的殼。夫的殼者何也。事至奇確。無嫌一語道破。蓋今之高級動物。苦也作聲。樂也作聲。惟自然之民亦爾。情有所觸。定揚音以命意。此吾於曩篇。卽依文曾假設數義。相資論難。如其不繆。是類元音。初供呼嘯。藉攄直感。後成定形。範爲常語。大是可能之事。以有若干音者。依聯想之法。推之。截然可作傳達情意之具。使人一聞卽了也。

由是創立語言之前。有一境焉。人雖出音以發意。而祇於神氣激揚之頃。

自鳴哀樂。久而又久。始生第二機能。以傳意於切己之人。是爲初言之第一。步此之初言。於表情之際。獲之。表情之德。固不必有時分之限。後來重述。猶足互喻。惟無論如何出之。必也中含相類之情。抑或言者正以招呼情侶。方爲合德。易詞言之。凡初民交接。其欲借助於音。宣其趣旨。非事關情。歎至明且刻。受身將無從取喻。亦無望漸次得供語言之役也。要之。吾自始持執一見。今且益堅。卽聲音之發。乍有胚胎。雅不外男女情欲之實。先第一式。哀卽自鳴。次第二式。受卽傳意。醞釀有年。機緘已啓。漸由純乎情。媁之發。舒移指爲情。渲染之事物而語言成。

今之文明。視初民已夙絕矣。所言面目全異。絕難爲比。世之立言君子。粹然不爲情所溷濁。以爲常。間或堂皇之中。演述之內。不無一二語焉。因甲

及乙。少隣夫褻。又或奮其詞氣。期於聞者激生特感。容亦訴之狎媠。以資欣動。然此實爲大雅所不許。以今之人。輒自矜曰。近世之言。殆一掃淫猥之習而空之也。

平心論之。謂今日恆言。情欲之質極薄。良不爲過。顧胡爲乎一變至是哉。欲求其故。決不在遠。一、語言在經程中。續續進化。宣叙之用既遂。按釋名云。言宣

已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今借譯此。

二、人類早離慾海。不爲所縛。三、言語自有理

想之的。今已得其正嚮。

雖然。此非絕對之論也。人類者人類也。生性自來爾爾。今固不能剷除淨盡。如誠縱慾之力。與文字密密有連。則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時機輻湊。情莫自禁。將見未來理想之的。終不敵今日上弦之箭。夫債興之餘。盛怒之下。一言既出。性命與俱。否亦已之。切身利益。行且大損。而輒如鯁在喉。一

吐爲快者。往往而有。吾人孰不聞之哉。

准此而論。人類語言。可謂在兩種功能。互爭雄長之間。成其天演。一曰宣叙常思。一曰發抒情感。此雄長之爭。固非一戰抵今。迄未交綏也。亦若其他史迹。然若而動。若而反動。若而消。若而長。乘間竊發。以時爲帝。兩力遞嬗。迭有盛衰而已。由今觀之。宣叙之軍大勝。誠有繼長增高之勢。蓋字彙如接續前置等詞。職司連結文語各部。令意倍明。絕於情感之事。無與餘。或未免有情。而以施受兩方。慎爲避就。略其本意。張其假借。得使字中情愫。爲之衰退。然亦大有字焉。與情爲緣。勢無可離。出於甲口。入於乙耳。丁丁情響。絕明無翳。如申述性交。描摹惡行。以及密宗祕義。專取於情有關之語名。之試翻書篇。觸地可見。自非無目。豈云不睹。

今請還及本題。語言有變。抑爲何故。吾上述之。語言之用有二。既有二用。變乃不得不生。如誠有一趨勢。以原來專表情欲之詞。令執傳宣百意之役。則此勢也。可於情語常語兩力不斷衝抵之中見之。

音先於言者也。言始未立。傳情之音。數當絕夥。是不得不有所擇。而其擇也。當然以情爲之準的。於是何音寄情最適。人遵用之。其後言稍稍興。方面稍稍廣。觀念亦稍稍衆。則且碯定其音。以取便於聞者。事之所必至也。蓋惟定音之後。始獲達意於人。免於錯迕。常語之徵效何許。一以定音是否穩固。不由言者隨心更變爲衡。大抵定程愈高。功用愈大。以是之故。自初言緣情演嬗。以還爲他人易於了解。計每字均有絕強之保守性。不利於變。

若然者。吾人搜求語變之大原因。溯及宣示情欲之功能。與常俗習語適

成兩端者。從而考詳。不爲無理。今有一問。此區區短幅。未遑解答。而要爲語學之根本大義。請連類及之。——自生民以迄今茲。人欲與語言之連誼。如此其密。究之文字史中。情欲應居何等乎。

語變之由不一。欲知何變。反本於情。莫如先將變緣他故。吾人可得略爲斷定者。類而別之。共資比覈。例如某種語程。係依人身構造之異致。然專家考訂。應不至誤。試取海敦堡原人之廢語析之。以知言者下顎甚怪。其口神經及發音方式。俱與尋常德意志人不同。惟吾今所治。以語言之精神爲主。變遷須以解剖學之見地窺之者。可存而不論已。

語變猶有一類。廣而彌要。特在吾書。自始必需排除。卽名緣於物。物變而名與之俱變。是如燈字。人習用之。設想輒及電燈。而百年前。燈實以油而非以電。變雖甚著。亦在文化史中有其意義。至考語之情感。不甚相關。故

排除之。

經此釐別。可及本題矣。惟有與語變相聯之條目。不可不議。蓋語變之源。流不清。由於語情不晰。而語情不晰。又由於妄分其不可分。以致一理之全。打成數。概也。

語變如斬。別有兩驂。一曰名始。一曰字競。三者合參。真義可明。此中連誼之狹而要。觀如下述。當不難解。

請先言名始。凡一物當前。爲嚮所未知。抑知而未嘗留意。今需有以名之。大抵先從語之喻性著想。——謂人聞名而可喻。此本人覺之。亦或不覺。——必也人覩是名。意輒及物。而物德所涵。彌形昭著。此二點所得愈高。人依名辨物。由德察形。因及聯言之入於心也。愈速。忘之也亦愈難。夫世

間之字。如石轉崖。廢墜不用者衆矣。而於存語之中。擇以名物。往往厘明一相。多不過二。反之。物德之翹焉待舉。紛不可紀。命名者於德不能不有所揀。勢也。揀之之道。以得其最要爲歸。儻不爲要。物無由喻。然則所謂最要。爲何等德乎。此似不問而爲主觀之事也已。假定吾爲手鎗之發明者。物具而名未立。鎗之爲德。如下數相。子彈六枚。次第可發。一也。有彈藏。二也。彈藏鼓形。三也。轉於本軸。四也。他猶未可一二數。於是字曰六發鎗。彈藏鎗。或鼓形鎗。宜無不當。然均不若彈藏之能旋回。最稱主要。遂以牒之。此旋回鎗之所由名也。

由右以談。命名一若任意爲之。然深窺其蘊。有以明其非是。吾知名之所生。固不僅主觀爲重。當時實況。至需考量。設有人焉。生平習見。祇黃黑鼠。忽一白者。偶接於目。形之大小。體之伏動。與他鼠無別。唯色皚皚然迥乎。

未同。如錫此獸新名。允以人聞輒了其色爲當。夫人之見鼠。何常之有。演馬戲時。曾亦出鼠用資笑謔。觀者每歎息曰。此以術善爲擾之者也。然今於此鼠。人固不肯以馬戲鼠。或馴鼠稱之。終守白鼠二字。鏗而不舍。以知白色實爲絕明印記。莫之或先。而爲名早由客觀之跡。潛執其紐也矣。凡物有特徵。一望而不可掩。可見得名之時。茲必爲舉足重輕之實。以此類推。惟此之特徵。有時賦性之奇。正與白鼠之例相若。乃由較然自異之反質。漸趨而集於曩所熟知之同體。兩物之間。爲誼甚親。

如或客觀印記。不復可見。擇名可得自由否乎。曰否。在實殊未然也。試以新生之兒例之。此灼然無客觀之相。可爲準據。且盡人知之。呱呱者墮地。固無最初不奪之名。儲之以待。而終於得名以去。是名也。或屬於名者。向所稱譽之人。或承諸親類。或取之歷史。亦或其他其他。要而言之。除家族

別有傳習。名不待擇外。——如德意志諸伯爵家。——凡多名駢列。相互競爽。而祇一焉。奏凱以歸。此一焉者。在因及中。最爲美滿。無可疑已。

私名之道如是。常名亦然。綜觀天下之名。大抵兩素會合成之。例微外有一客

觀印記。命名者不容忽視。二、本人自有美滿之因及。被於其名。如二者偶凝爲一。徵象旣得。快意復來。則殊不待煩思。名且應聲而立。其在他例。兩力互抵。不肯相讓。將視何力卒占上游。名乃隨之。吾固不謂此之角觝。主者自有所覺也。有時印相之起。適與私願同符。如表言之。名由印相而定。截然爲一客觀項目。而微叩其隱。斯實以賞心樂事之故。肇錫嘉名。錫之者。不審其所以然也。設如客觀之中。多相適爲伯仲。致成衝激。人必取其最愜本心者。而標識之。可以推知。

如右所陳。合理絕大。與吾自驗。訢合無間。當吾欲求一名。可卽之途甚多。

率之吾取其一。不取其二。率以是名。吾最得意之故。機因的的。都可覆按。是不啻曰。凡立名。而無客觀之點。可據吾立訴之中情。自加審度。一本己所愛服。無比者。相與諡之。

凡吾所經。於此覩縷。殆非可能。且吾之意得。除可公然說述者外。其源大率深入內感。未易爬梳。故今舉例。不得不略。

讀吾書者。當見吾有自造之語。曰「寄情字」。蓋吾行文恒苦不潔。複沓時所不免。一日執筆之際。心忽自計。「字之供人發抒情感之用者」。一語。殆嫌冗贅。以得短練之道爲便。則造作之念生焉。情字必在語中。此無俟言。至構設全語。可資結合之字不一。於是導情也。發情也。抒情也。何情何情也。紛紛集於胸中。發云抒云。律之欲達之意。並無不愜。但於將決未決之頃。兩字呈露於吾。俱不甚了了。獨寄字踴躍輸將。遂乃一揮而定。吾

澄心以思。是何因緣。令吾獨選此多。不及其他矣乎。比卽粲然明白。數日之前。吾曾以德意志文。寄字與瑞典文相較。頗饒情趣。今彼乘機自薦。吾亦樂爲之役矣。

吾嘗著論。刊入名物統宗之第四卷。曾有特創之語。曰「輪廓似」。吾雖爲此。殊不自足。以所欲明者。不在物際。猶言物與物間。二外形之相若。而

在未成形前所爲醞釀之類點也。此曰胚胎似。或網維似。誠較貼切。然吾捐舍不顧。依依獨標輪廓二字者。無他。亦吾於輪廓爲物。特有嗜痂之癖而已。始吾少時。喜剪半面像。卽僅具輪廓而無形貌之像。此像能剪而不能攝。爲技甚巧。朋好俱

加歎賞。字彙之於此有連。如剪子。如黑影。如邊幅種種。一經提及。神輒爲王。今輪廓之念。攪擾於懷。不肯自休。遂蹈製語空疏之弊。而不自知。爾兒時之事。頗復未忘。吾憶曾有機緣。法當以名名物。蓋八九歲頃。吾好磚

戲以同嬉者多。勢須區別各式磚稱。互相呼應。條理始備。由是立方磚也。圓柱磚也。弧磚也。各依客觀之象。分以字之。然幾何之名。常有扁略。尖錐一語。吾尙未知。有時依形立號而外。不得不更創新名。以資因應。則有一字突躍於前。與本事毫無連誼。而吾洋洋自得。情不復禁。『熊』是也。熊磚之尊。因在吾磚中獨居南面。是亦有何不得已之故哉。維也納者。吾之所自出也。有阿斯泊橋。石熊爲飾。爾時吾聞人言。曩奧大利軍戰於阿斯泊。頗著忠勇。後人紀功。乃以戰地名橋。有爲阿斯泊戰地之圖畫者。吾比讀之。欣感不能已已。今逾二十年矣。畫本猶栩栩在目。由此雜糅心理以觀。當吾爲磚命名曰熊。樂可知已。

吾請鄭重言之。區區數例。自吾平生行事得來。未必卽爲典要。當俟旁搜他證。多方發明。而後名從所好之理。始云塙立。吾書頗設希卜梯西。此爲

其一。姑假定以爲如是。相將論難。要爲有益。且吾敢言去真當亦不遠也。更端以前。更有一言。以防誤會。考文字源流。語之凝形結響。有何深意寓乎其中者。實屬罕覯。卽如上例所示。建立新名之道。亦殊不以熟思審處爲歸。吾之好用是名。匪曰將來名出吾口。當時制作。慮周藻密之相。將復映帶於目。以爲快也。特名有前於是者。未經思索。騰躍而來。表諸音聲。足資怡悅。因率爾取。被待名之物而已。鄙諺曰。心到口到。蓋天君伏有大欲。今藉新名爲之機緣。亟亟宣洩。少許而已。

會歸上述。作一結論。凡擇名而無客觀標準。可依兒如例。其將以本人之情感定之也。無疑。若有客觀標準。供吾抉摘。且爲數甚衆。互爭入彀。則中選者。大抵合乎本人情好之分。爲獨多。

如將右立結論之下節。設例明之。所謂情好爲語程中最要義。不難益加軒豁。於是吾所欲言。在物名流用已久。忽爾以新名易之。究爲何故。夫名之新舊相嬗。言語之通德也。諸邦文史。無慮皆然。如中高德「瓦特」今以衣服代之。「薩爾」以不潔代之。「曼克」以親戚代之。俱是。問有何力存焉。促爲如斯之更迭矣乎。嚴以繩之。實乃不過僅少之例。初爲宣叙功能而起。以宣叙功能而論。有時取古語之流傳未廢而義不甚明者爲之。誠亦卒符於用。惟事屬偶然。非關字之本意。有何驗效。如「珂伊洛」印度大金鋼石之稱也。人以藉名鉛筆。執宣叙之誼律之。並不甚當。蓋此類之名。法宜括囊物德。使人聞聲而輒喻也。但既經流布。大書廣揭。貫入人人之耳。久之。宣叙之效。儼臻完美。一若斯名固爲斯物而設。意明且特。

不至歧誤也者。至云其朔。胡乃舍舊而新是謀。謂作者曾爲受身聽官。便利著想。毋乃欺人之甚。吾故曰事屬偶然也。廣爲稽之。猶且不無例外。如文化日進。古語幾隣於廢。或與他字音義渾殺。不能期人必然了解。則計惟寢之。而別以新者爲替。則有若干牝獸之名。古言流衍。意蘊漸闡。甚若歧入牡獸。艱於示別。因不得不有以矯之。古高德古代高德意志文之略「狺得」本牝鹿也。字形似犬。今遂直曰牝鹿。「左哈」本牝犬也。字形近一切獸。今遂直曰牝犬。是由城市生涯。日益開發。字中所含獸德。未遑細辨。致使紀物之字。到耳難明。民用攸關。迫而生變。其於吾說。似爲歧義。雖然。此特曩云僅少之例。爾新名易舊之最大多數。固非爲宣叙之效能。作計吾敢斷言。

欲明此也。於日常事類中求其左驗。最爲顯白。聽一講演。歸而告人曰。「

此乃所謂演說乎。殊可笑人。蠢爾驢鳴。亘一點半鐘也。一夫演者之爲何人。時在座者諒無不知。志若僅存達意。言「某君」可已。不然。謂此人「演」一句半鐘。聞者應亦察察於耳。以演說之不佳。及不佳者之爲演說。均判然既定之實也。今不曰演而曰鳴。不曰某君或此人而曰驢。明明舍可用之字不用。必於辭源之中。別覓一物代執其役。此動因安在。豈復深迂難睹。蓋言者荒耗時刻。頗自惱恨。又於登壇之客。別懷怨毒。兩情交迸。爭求尾閤。將一匯於其所告人之語。以伸堙鬱。而爲表情有力。起見。演不如鳴。君不如驢。遂爾矢口而出。如上云云已。

吾日晨出。必撫幼兒而命之曰。「爪來。」如吾僅欲別兒。期與握手。手字固兒所解。吾逕用之足已。然寄情遙爪千里。吾於此際。嶄嶄言爪。實無猶夷餘地。是棄可用之字不用。特覓善於表情者爲代。與上例等。

兩例相較。有一差點。不可不論。蓋前例與適然之事相連。事不起。名不代。後例則衍爲趨勢。現象至恆。更替亦卽至準。沿而不改。視同常法。由是吾論本題。可進一步而知。所謂代名非止。偶代既經。慣習流爲品俗矣。爪來云云。粗示其略。吾又呼兒。不以受洗之稱。而用狎暱之號曰貓。此號也。並不限於一時。亦非吾所獨擅。吾妻與兒。雖平日操瑞典語爲常。貓之一字。則同持之。吾因建爲通則。總攝諸證。以義度之。當無不叶。則凡表情之語。是惟無創。創則浸淫衍溢之力甚大。他語質同。而情遜者。一律退聽。莫之能競。誰爲爲之。理極瞭明。蓋人以有情。名心之所嚮。情卽隨之。何字寓情最富。何乃登用。他有可商。此無可兌也。且字爲情立。一出諸口。聞者所感。遙爲刻至。一篇之中。惟是類字。足以作者氣力貫之。餘語則否。他人讀焉。見其躍躍行墨之間。呼之欲出。斯正精神相召。毫無可異。如此等義。皆可

備覽。

右雖寥寥數例。實則人生中相類之迹。蓋難僂舉。吾不勝大願。願造一律。以爲覃精文史語變之助。律曰。凡新字易舊如未嘗以所涵喻性爲念。如不應則情之繫結於新舊兩字者當尸其責。何言乎新舊兩字也。蓋凡兩字迭代大抵舊爲厭尅新以喜生。然新者引情之力雖大而舊者逆情之量原含幾許。今得託於新者以爲嬾代形勢。頓弛人回想及之所感。宜較以前和緩多多矣。參看羅林語學二卷

易字之責。以情尸之。非吾一人之私言也。麥治全名爲麥治留蒲克著羅馬語學指

要。爲言羅馬語「帖斯塔」之由來。實緣抒情較勝之故。因取拉丁語「

加布特」而代之。加布特訓頭帖斯塔訓碎片。羅馬軍人誇示其勇。號頭曰碎片。以在戰場爲人擊破也。羅馬人效之。漸成常語。

卒取本字加布特而代之矣。彼之結論。且謂是例足爲質的。極關宏旨。吾意此種大義。

應爲學者所宗。羣起發揚而光大之。惟以吾所知。當世史學及語言心理學諸作者。於麥氏之言。曾未引及。其或講之。猶有未盡邪。

綜上所記。吾猶請重言以明之。凡語言之史程。自與文化有關。致生變動外。此理前及則附著各字之一素曰情者。影響最大。易而言之。茲爲別於文化。釀成語變唯一之因。

欲明意變之蘊。應知其經程中有互爲質劑之部分。兩相映合。如以帖斯塔代頭爲名。原訓碎片之語。今誠卒得頭義。實則卒之爲言。表意猶嫌過後。蓋此興彼廢。兩象直乃同時並起。平流而進也。輓近之人。志在激起聞者情感。往往效此。吾憶與人賭棋而勝之。爲之言曰。「吾撩彼矣。」一德語

丙申。訓打稻。亦訓撩。撩者。取義於捉迷藏。蓋當捉者。暗中摸索。時人喜以手撩之。使知所捉。在是。又便捷不令捉得。以矜己功。共爲笑樂。作者。賭

乃棋同有此感用撩字。舍習用之勝。而代以生疏之撩。斯由賭時快感使然。非有他故。夫撩者本無勝棋之詰。而吾持之堅。日誦於口。使勝字漸脫棋局。惟撩爲當王之貴。久亦流爲自然矣。惟仍乃後起之說。始易字時。其代其謝。兩程交關之密。不啻一感作兩面觀。途徑並無二致。乙字被茲感而來。卽甲字逢茲感而去也。

有一點應須注意。凡字經慣用。熱情漸歇。歷時彌久。且一與習常蹈故之語相同。如馬善驚。初耳鎗聲而躍。惟若頻頻使聞。卒亦勇於作戰。能成大功。惟語言亦然。由盛變衰。天然律令。決不能畔。人於一字嚮爲耳目所未經。每覺其力震已。殊爲洪大。甚或鄙爲怪誕。避不之用。然爲時未久。亦漸安之。馴至口角之流。筆端之滑。此類詞頭。屢見不一見。隨意著錄。行所無

事者。斯文人通有之癖。無可詆譎也。

由是言之。人造字以寓情。其字並無定位。造而用。用而恆。恆而原意浸失。彩色。漉滅。將有更新之字。起於其側。己身且受代。以去。有斷然者。試考若干疏狀之詞。表證釐然。如言笑欲死。怪好。痛殺。斬新之類。曰死。曰怪。曰殺。曰斬。最初強情何若。寧待推想。今則黯黯無光矣。又言殊。言尤。言甚。言絕。原示善惡美醜之最高意。今亦用之平平。去原義彌遠。猶有他字。未遑覩縷。特就其著者論焉。

試仍取欲死一義思之。令明語意變遷。究爲何等。

包爾之文史通義。亦臚列欲死等字。謂是「制限句中一部之語意。」其說曰。

惡者惡也。原字本儲惡意。得此惡意更強。如惡毒、惡魔、惡作劇是。蓋毒、魔、作劇、固惡也。惡德具於本文。惡字益之。特強其度而已。南德意志語。遂進一步。善德之字。亦同以「惡」疏而狀焉。如言「此惡美」或美得惡。「我惡喜」或喜得惡。是他若欲死也。要命也。怪也。怕也。俱爲加強語氣之用。了無深義。

此之特徵。在字義之內容有所喪失。包氏謂新義起於冗濫之習語。如惡毒人於此說之申駁。吾不敢知。惟若少加察覈。立見所定意變之範圍。殊嫌鬆懈。彼謂「制限句中一部之語意」。其範疇內。將至語原一於心理無關者亦屬之焉。如「斯排赫」一倉之謂也。字卽拉丁之「斯辟加」。指儲穀之地言。今則儲穀之旨早廢。而斯排赫命爲一切倉庫之名。此在包氏行一例與惡欲死齊觀矣。然兩事至不同。未可一概而論。斯排赫以人化

有進。初蘊沿之而變。其得取全義被於其字者。亦惟穀食最重之時期爲然爾。惡則不然。此與人化之進否無涉。不問何時不拘何事。豈是用之無阻何也。以在語中所司之職。止於抒寫情欲。無異物他故也。准是以論。語意遷移。各不同范。若治於一爐而治之。殊未爲當。凡考語言文字。徒拘墟於邏輯之律。勉爲條貫。心得將亦與包氏同。須知搜求語意。由流及源。著其蕃變。納於綱目。誠邏輯之所有事。然於真實之語學。固未見有何開益也。

包氏一派。墨守邏輯。馮德曾痛駁之。其言曰。『繩語義於邏輯。心因全歸闇淡。』此透宗之言。吾無以加。蓋包氏所貢於吾徒者。亦將諸般語變。分別部居而已。其故安在。未遑論列也。

雖然。以吾思之。馮氏猶未得其要領。彼誠於語變之心理觀。再三致意。如

實論之。彼所詔示。僅及醞釀語變之心。能而未言。有何原動力在此。心能始行。活潑氏謂某種語變。乃由曩絕非要之字。忽爾當前。與通行之想並行。抑或通行之想。漸見消失。此說心理學家。宜願聞之。以諗語學之徒。恐不甚有裨於用也。蓋語言心理。爲吾語學家注意。唯謹者。別是一種。必也。史迹所遺。吾人之難題。可得依語言之實際。以開解之者。方爲中程。如德意志文「勞分」一行也。究其語原。與冰島語「赫勞拍」相應。顧赫勞拍。不訓行而訓躍。二義之於史程。孰後孰先。苦無左證。勢不得不懸語言心理爲的。從事探索。馮德之告我者。止於通行之想。猶在。而印象已變。易而言之。語學家取馮德迴環之說。以釋上述及其他無限之例。殆將虛無所得。蓋語變之種類云何。別爲一事。律令何居。法當先察。夫律令者。因緣成之。察律令。又當先求因緣。如別於文化史性。而專以語言爲域。此之因。

緣。惟。凝。於。字。中。之。情。感。所。能。說。明。餘。誼。皆。枝。葉。也。

馮氏之書。有專篇論「語變由情」之理。但語之情分。彼視作各種印記之一。未嘗以爲語變之原。至有若干字例。含情特重。而氏淡漠置之者。更無論已。試取其說疏狀詞「惡」者一段觀之。

興發於偶見。意薄於習觀。人之爲也。惟字義亦然。然僅以此故。謂義將沿之而變。猶未敢說。必也言者自覺驅遣之字。與其內懷之感。兩不相應。心情激越之所至。因不惜變換意蘊以遷就之。自茲以往。所經復同。雖在出言之頃。依主觀之見。頗認發揮情感。此爲最當。然字中實值。並亦不能持久。不論情感之度何若。設其反覆應用。漸成定質。終亦味淡聲希已矣。

驟爾視之。恍若馮氏所言。卽吾此物此志。但氏云「不論情感之度何若」。

不論二字。凡彼持說與愚不同之處。全行豁露。蓋發揮情感之字。所得蒼頭特起者。正惟鄭重丁寧之故。非「不論」也。必明夫此。始達指要。

散例尙已。而原理尤爲切要。蓋必洞明原理。而後語源學之字義一面。始有端倪。夫字義史者。語學中號稱脆弱難治者也。距今以前。人喜從字音入手。自立條目。逶迤而進。遂有最大之武斷。隨之而生。其或根幹首尾。自由解釋。正焉將絕不同之各語。納於一丘。抑或一字前陳。義難驟了。負焉徒以音偶相合之故。遽謂無變。今則字學稍有進境矣。至少亦於字變緣於文化一事。頗能細意體認也。惟不幸有字學家者。執持謬見。以謂文化史程。得依漫無節制之狂想。與回惑難定之語言比較法。貫而通之。梅令格至爲之言曰。「無史學卽無語學。」聞而歸之者衆。無怪其然。由是號

爲進境。其影響所及。止於字之文化史。基甚明。不至歧誤者耳矣。基若不存。武斷如前。

吾請爲之斷曰。語源學者有其必由之路焉。能使己所創立之字義。向前奔放。無遠不屆。以云其別實有二向。一與史迹爲緣。文化於焉胚胎。一由源及流。依情感之力。激盪而下。議者或曰。二者之外。未始無第三向。良以字兩不屬。爲數殊衆。屯於一隅。可成大國也。曰否。准吾所經言之。此種皮相之見。要無足取。蓋天下之字。率有意境。意得境通。何往有漏。由是樹文。化情感。二幟出爲部勒。大抵不歸於彼。卽歸於此。數雖繁衍。理有統宗。人病文字錯迕。歧途四出。是語學未精之咎。非本事不能就理也。

吾敢言之。語源之學。如不願喪其語學之威重。應須截斷衆流。明源獨往。夫人迄於字義。平淡視之。任意擗搯。漫無矜式。此固非曰。有能引繩切墨。

特加董理。使各義咸守其分。不相攙越者。顧爲不道之甚也。放縱者。科學之賊也。語學亦學。不外斯例。

然則文化情感二素。昭察無翳。語變之大卻大竅。得云全般批導矣乎。曰。未也。師特克萊。謂欲明語變終始。文脈不可不講。余雖不採是說。而當吾人窮源竟委。起自未有文字以前。以逮今茲。其間一字之所由肇。及如何爲不可用。雅宜一一周澈。罔有略漏。縱曰所獲適如所臆。諒未必能。然至少置彼周行。漸趨懸鵠。固非他人得而遮阻者已。

吾所立義。於師特克萊如何。請並連類及之。彼之言曰。「欲明語意。當以文脈爲宗。卽散著之字而刻求之。無當也。」說之有理。固已。然遵師氏之道而往。吾人應盡之職如故。雜廁字音中之情變。所當乙乙抽之。仍不可

懈。如文句間字誼忽移。惟著重於情。始能詮釋。頗易以例明之。「克洛伊茲」十字架也。而在吾鄉俗諺。則兼難境惡運諸意。恆聞人言。「兒曹不願習好。真克洛伊茲也。」此類引申複沓之訓。不悉相關情節。無從索解。推原其朔。字出聖經。馬太福音曰。「願從吾遊。置己身於度外者。其各攜克洛伊茲。隨吾所之也可。」

由是觀之。十字架者。苦難之符也。信徒之從耶穌。志存救世。其所見語之字。確爲符誼。由是克洛伊茲。漸生災禍不幸諸義。語其經程。有如師氏所立三則。一。某時偶用一字。傳以新詁。循覽文脈。意可得明。二。新詁援用不已。日近自然。脫離文脈。聞者悉喻。三。既近自然。漸成幹訓。恣與他語雜陳。無不可通。

右三則者。誠朗朗足爲式法。然語變之原動力。即文化進程與語言情感。別是一事。若

謂講其一可廢其二則大誤。試本師氏第一則發爲問曰。克洛伊茲。聖經用作災難之符。孰令致之乎。必答曰。『此有文化史程在。蓋克洛伊茲。語出希臘。希臘法庭。恆以此物殺人。殉於是者。不知凡幾。取喻災難。不爲無因。』斯固然已。顧文化。因緣而外。豈無精神感召之迹矣乎。以吾所知。凡以符記爲言。類有不能自禁之情。躍其下。後有說明作聖經者。當符意起於心。習可用之字。如桎梏。如負擔。如羈絆。以云表意。持較克洛伊茲。略無遜色。而是諸字。相排相推。一一敗北。卒乃由十字之架。拔幟而去。無他。馬太念中。亦惟此字。告語徒衆。情意最爲深刻已耳。

復次。師氏之第二則。

新語反用

驗效胡起。苟非講聖經者。情之所至。有意重

疊其詞。俾成坳埗。其則安得立乎。洎至最後。字離本來文脈。別受災難一義。指師氏之第三則則涵淹聖經中之情。分流遠而勢以弱。由是難境也不幸也。

惡運也。諸大同小異。激情漸減之意。攀援而上。質愈雜而味愈淡矣。上來所述。以知惟情爲語變之真源。卽在師氏之例。亦莫能遯。謂一字屢起於若而文脈之中。此已落第二義。其先有情在焉。方爲尊無二上。確不可拔之要德也。

人治語源之學。頻見字含特質。爲前此所未思及。因而推定字之起原。或在是亦殊於古說。無背如牀訓壓。壓何義也。從而釋之。可立兩解。一牀本司臥。或有人焉。慣資爲壓。於是彼之主觀。以牀之實用。壓重於臥。而壓義以成。二壓之與牀。義連一詞。情分殊高。或者造字之人。正爲此故而立名。兩解誰屬。要亦易驟定已。

或曰、以情考字。不過尋繹語程之一簡法。吾意蓋不止此。曩已深切言之。不論何字。當其創作之始。殆靡不爲發抒強情之用。特此之強情。歷時甚久。勢漸衰落。馴至情慄不見。貌若與之了無關繫。爾愚且敢言。探討情程。在語學中。較之音程。尤爲重要。卽讓一步言。亦兩驂相屬。不可缺一。誠以文生於情。原情卽以明語。語學如有絜矩之道。當不外此。余病語家無以名之也。曾創一字曰「語力學」卽是之故。

吾曩謂語言既立。後來聲音變動。偶由言者之發音機關。反乎常態。不謂此種解剖學之見地。有指爲音變之大原者。卽至最近。說猶有力。梅令格曾駁之。所著「原語」一書。理明而例察。其言曰、「聲音之道。大抵基於模倣本能。」此誠然。設有人焉。學業淵閎。事功懋著。凡其持語出聲之態。

將不期而爲遠邇則倣。以是若而音者。忽爾喧賓而起。奪本音之席以去。遞推其因。容自模擬個人之音癖而來。雖曰依此著爲律令。期於櫛括語學。良未必當。然以世俗行事證之。梅氏之談。信不吾欺。吾始入中學。憶有同舍生故掉小舌。苦囀 r 音。又吾南德語 g。不如北德之弛。以吾所見。強倣之者亦甚衆。蓋其時同學少年。嗜劇如命。羣以優伶之言。號爲正宗。不惜矯揉脣舌以赴之也。

此種音程。擬卽模與曩述音變之道。實無二致。誠以人之軒一音而輕他音。

特爲茲一音者在彼因及系之雜糅中。因及系與雜糅俱心解名詞。因及

此別饒情致之故。凡治音學。從言者當時情感入手。較之他法遙爲明察。

卽是此理。斯之音情兩力互撼之法令。一一求其散見之例。雖病未遑。而大體得是爲資。考覈之餘。亦致足樂已。

由是字形之爲求同而變者。曰象類法。亦曰比稱法。其中儲情何許。無難考列。如人圖有所肖。忽棄原來之變化不顧。此變化不顧。動詞。語幹。括名詞。諸格。及別創新格。究之新格情力較大與否。法當先問。此求切證。蓋不甚易。然以邏輯外籀之道施之。原則八九可通者。誠何有於一二。故吾意曩述音變之理。與是息息相關。迄今語詞象類之例。未甚可解。以今說律之。行且別開生面。有斷斷者。吾知語之變化。每由小而大。自簡而入繁。所爲象類比稱之迹。曉然可辨。謂之爲情。乃爾。誰曰不宜。羅馬語之過去分詞。多依u音而轉。拉丁語絕罕其比也。中有兩字寓情極明。一曰巴妥冶。訓敵。一曰胡妥冶。訓媾。音安乃變之顯文露書。孰未曾睹。原斯以論。謂得斷將異於吾所云云。非所敢知。

此外文脈之變。其亦由感情衝動致然。可得而言。夫名詞之格也。動詞之語尾也。前置詞也。接續詞也。以及其他也。所爲結連詞語。成就句讀者。似無與於情力之事。以例證之。曰「父之冠。」父爲偏次。父帶之字。故曰偏次。語意固明。今易之曰「父彼之冠。」父爲紆賓次。父在德語。應加冠詞。紆焉爲動詞之的。故曰紆賓次。日譯事至此蓋窮。語意亦明。是豈以賓代偏。情力較大矣乎。欲答茲問。不可不知「父彼之冠」之所由起。吾請更問。「冠詞第三格十名詞十代名詞之偏次。」父上應加之冠詞。第三格也。父名詞也。彼帶之字。代名詞之偏次也。如斯連綴。以代偏次之職爲常。究何故乎。必明乎。此始知後式。竟驅古偏次而遠之。其力胡存。斯於科學之書求之。材料甚闕。不易推證。惟吾敢言。必也曩有常語。賓偏之念易歧。漸乃蟬蛻而成今式。槐瑟所著「古方言脈絡論」於文句之

冗贅。頗有論列。曾爲說曰。「此種所有性之紆賓次。父職之冠。父爲紆賓次。父職如所有格。故曰

所有性之當由下例流轉而來。「吾買弟彼之屋矣。」意謂吾爲弟買屋

紆賓次。「吾還表兄彼之書矣。」表兄謂吾還書於表兄矣。在此等句中。弟與表

兄。直隸動詞之下。爲其紆賓次也。「槐氏言外之意。以謂是俱夙昔經常

之句。久之。人以紆賓次與下所有格連爲一詞。代偏次爲用。以致大失原

意。文習乖謬乃爾。固亦無如之何。然讀槐氏之書。必慎爲解之。而後真意

可明。蓋彼所揀買還二義。不甚愜當。以此類動詞。隱含紆賓次在內。不易

脫離也。買必爲何人買。還必還於何人。故曰隱含紆賓次。夫若而詞句。能將紆賓次視作偏次同

值者。必先妄爲假定。「弟」不屬於動詞。而與「彼之屋」結爲一事。庶

乎其可由上觀之。以知此之假定。在槐氏所選例中。不易釀成動詞。如買

如還離紆賓次。而仍曠然能解類例絕罕。如曰「吾還弟彼之書矣。」是

惟以「弟」緊接動詞。於意始察。不若「吾取弟彼之書矣。」得將「弟彼之書」併成一讀。令動詞與紆賓次脫其連誼。義仍無害。吾取弟彼之書矣。一語原

意取書於弟、或爲弟取書、弟爲紆賓次、書爲逕賓次、今將弟 如此相嬗所

有性之紆賓次。弟書彼漸代偏次之用。而語言之習成。吾意語程不外乎是。

諒相差不遠已。

以如此離奇難信之始迹。推移日久。一掃古偏次之律而空之。寧非咄咄

怪事。夫文句中紆賓次之功用。有可致疑者。極不易見。以惟語含紆賓次

而去。紆賓次句仍可通者爲然也。如吾取弟彼之書矣、或去弟、僅竟爾形

爲生力。驗效如此深至。誠不可解。吾嘗澄心思之。其先必有一部分之動

詞包涵情質。期於猛射。因有此種造句之法。後人用情相若。讀法有誤。二

素相結。遂乃膠執而不可分。格林謨者。語家之雄也。曾於所著詞典。廣搜

古書疏舉是類動詞之用。沾丐後學。請悉舉之。『人盜赫丘納、彼之牛矣。』

赫丘、納人名、本文著重赫丘納、謂人盜赫丘納之牛、為盜赫丘納也、赫丘納紆賓次、下做此、『阿門毀阿蒲薩隆、彼之妹

矣。』毀以毀彼之阿妹故、『自是之後、傷亞歷山大、彼之心矣。』謂亞歷山大

心、『甲蟻乙、彼之妻。』意謂不在乙蟻乙之妻者、乙之妻而在乙蟻乙也、『未幾疫行、天奪赫發

基、彼之同僚柳伯矣。』『巴德之馬、彼之足蹟矣。』謂馬、『奴姦主人、

彼之女、罪應死。』謂奴姦主人之、曰盜、曰毀、曰傷、曰蟻、曰奪、曰蹟、曰姦、情

力之重、歷歷如畫。凡此皆見古籍。以格氏之博、始明其源。原文皆、考其

發語之初意、固置重紆賓次、後情在而式移、致紆賓次與代名之所有格

併為一談。本學段所引、皆古高士為愚解之、附識於此、

若然者、紆賓次之語式、原為若干寓情之字、而設浸淫久之情之凝結於

動詞者、舒其脈絡貫通全部、此項語句之構造漸成、今形曩言他新名詞

情為語變之原論

等。矚原語之勢已弱。因篡取其意而有之。別樹壁壘。相代爲役。今之紆賓。次十所有格。其推排舊偏次之式而起。自張一軍所嚮。特異理正相同。惟軍張以後轉戰之地。過廣不論動詞何等一律以斯式入之。數見之餘。色乃不鮮。陵夷至於今日。人亦寢忘式之究。作何解矣。

此下循有數例。以總語構造國文無法。遂

了、讀
節、者
去、者
之、難

如上講述。文脈之史迹如何。吾人所喻。雖甚不全。據以持斷。要亦未遠。吾知他若而字者。其意義之變換。範圍之移易。舉以情爲之鞭策。今同一之情。復流行文脈間。未或息焉。始也情文相生之句。不過偶爾而見。遂勢推衍。遂成常構。常構既成。情隨衰減。亦無不與他字同。

吾今請語讀者。凡吾所立諸義。止於暫時假定。以爲鈎稽情實之備。非努

力搜討。無由達於最後之境。就中文脈一項尤甚。以其迴環奧衍。無長年鑽覈之功。理莫由明。且吾敢言。如治文脈。不以情愫爲之中心。用力雖勤。直無足取。又有以唯理之義入焉。執全而馭散。亦未爲當。按此似指一意大德意志以佛斯勒爲之魁。

語變猶有大宗。吾人未遑論及。此以「語滑之變」名之。或無不當。是其特徵。在言者表裏相違。心存甲義。而口張乙義。人之犯此。所張之義。類與語言常習相畔。施身每以「吾過矣。」或「吾慎矣。」自圖解脫。聞者亦立覺其不常。甚且喟噓。隨聲爲之糾正。今日語滑所成新言。行卽爲人則倣。漸取舊言代之。人必不信。然語家有不易之例在。安云無覩。二梅梅令與梅治皆語學家。合著之「原滑」論語滑曰。「幾多斬新之字。或舊字新形。在

語史之中。歸然位重。孰料原其始也。不外爲人口滑之一語誤。『包爾之書。證例相同。由斯而譚。語滑之效。竟與其他新語之生。緣於別異。攝同諸律者。毫無違離也。』章章明甚。請於羅馬語考之。拉丁『格納維司』訓重。羅馬語易作『格芮維司』。納從阿音。芮從依音。阿之變爲依者。以有『累維司』訓輕。輕重反象相翕。又以芮累同母。故納隨累而化。作芮。此之語程。人數數觀。並不足怪。如『施窪茲』訓黑。欲言黑。輒及汗。汗音『施外斯』。其所以然。則白音『外斯』。黑白對勘。意流相入。黑遂蒙白而成汗也。以黑白例輕重。可見語滑之事。古今無間。雅俗同有。彼初言格芮維司之人。必自以爲不衷於正。而凡親聞之者。將亦謂於式乖舛。由是有一絕要事實。陳於吾前。則凡一語式施受兩身。同時見爲未可。而後來仍得重疊述之。且爲他人偷習也。如故卒也。妄渾於誠。誤竟代正。巍巍字彙。因

擴席以迎新矣。

其故維何。頗需詮解。惟語生活中。有一面焉。迄有意存而未論。卽發語之際。功能輒被阻抑。機因胡在是也。今爲立說之便。請先及之。

讀者聆吾說久。病其過於審慎。恐或不能無疑。且問吾所立義。顧亦未敢自信邪。曰。此誠然。如於語象之較簡者。循級而進。猶懷掛一漏萬之懼。則一涉繁象。中有正負兩力。互爲衝抵。難又倍之。抑寧待言。前此所論各節。情之發動。未受摧挫。今不論吾之推闡。是否有當。殆不得不微易其嚮。於情之所駛。大見遮抑。采入其阻。別成一相。是何委曲。稍稍付以說明矣。

吾曩言人於聞者有所顧忌。情感之來。輒勉自抑。蓋情之相召。捷如影響。有時聲止一揚。中乃無詞。受身且喻其意。爲之顫動。或有不得已之故。勢

需少攄憤懣。寄達於人。亦惟慎抉詞條。俾勿軒豁太過。卽在原始時期。似已解言爲羣用。無得任情奔逸。文化愈高。尊人之念愈切。情之受制。更無論已。

凡人擇語。應不塵己所樂用。而亦人所樂聞。此施身矜矜之第一念也。以故命意遣辭。唯受者不歡之爲慮。世俗好取極不相中之尊稱。妄施於人。卽基於是。是亦若別種寓情字然。用之頻頻。原值大減。試思德意志語赫爾稱男夫嫁稱女西班牙語烏斯帖。浮濫何似。卽明一切用語。舉不外是。

觀其反面。爲效益著。蓋若吾人放情無礙。所中於他人之惡感。將不可量。如大廷廣衆之中。忽聞長吁巨吼。滿堂春夏之氣。不難灰飛煙滅。誰則相擾。衆怨府之。是故號稱文明社會。凡與人交。必處處爲人設想。情之可得自剋者。期於寢息爲當。固不獨語言一宗也。蓋人情不得其正。觸地可見。

文教既宏。面面受制。人而妄頓一足於地。或鼓一拳於卓。執咎與咆哮客室蓋同。今論惟口出好興戎之故。不能旁及。夫話言之難也如此。人或畏羣如虎。幾同病悸。有時懾於應對之勢。發音遠不及情。他處得收實大聲宏之效者。到此概歸烏有。尤有要義。凡情素稍重。如詛咒性慾諸字。所當慎爲引避。就中禁許出入之範圍。依地之禮俗時之情實而異。蓋無定畛。謹嚴之甚者。無傷大雅如爪與頭蓋。去慾彌遠如裙袴等文。均在嫌疑必斥之列。環覽當世。語言一無禁忌之國。殆未必有。卽其文化不中今日之程。而以誤察自然之力。吾人所號虛幻。彼一一實之。謂與人生無異。因設各種禁例。牽連及於語言。忌諱百端者。人種誌中。猶未可一二數。蓋生民以來。疑神疑鬼之習。深入人心。未易掃除。是之謂迷信。例如人譽其兒。或矜其富。必爲造物所忌。禍敗隨之。又如誤呼鬼名。鬼應聲至。凡此等念。牢

固而不可移。辨物觀天。同一準的。由斯形爲語禁。談言逼側。勢所必至。毫不足奇。固不獨初民祇異之說爲然。卽正教名宗。號善知識。要亦未能盡免。吾敢言之。自語言之。生有一無形之力。與之同命。凡與人。或非人。交通意志。時此力。類將人。類情感。隨量加以桎梏。使不得直行。抒發。所謂檢官是也。夫心本天君。亦若帝王之家。設有拾遺補闕之職。如斯取譬。可云至當。弗羅乙德都講奧京。首正是名。心解之學。衣被天下。所徵名相。動中肯綮。而檢官其一。吾特假而用之。（弗氏心解所言。皆切實無可非議之心象。人人知之。今請申明。本編特爲推廣碩師之理而作。無敢掠美。謂是獨有所見。夫弗氏之書。人多篤好。而洞明其故者。吾見實罕。竊讀其「心解導言」諸作。深資感發。致產今論。附識於此。）

檢官者。大抵伺察感情之所來。至而對嚮之感情之東。檢官掣而之。西感

情曰。可。檢官曰。否。感情喜用。廢語淋漓。爲快。檢官潛往。易之頓成。闇淡。綜之。檢官所爲。適與曩論。情文相生。各節背道而馳。一正一反。互觀理得。然則檢官之效。孰爲最著乎。曰。於文有曲筆。於言有曲語。二曲者。檢官之妙用也。請一論之。惟爲曲之心理。胡似非本編以內事。不具述。吾之所重。亦在二曲之於文史。占何地位而已。又曲之爲的。有二向焉。一善交游。一衛宗教。今論止於前者。宗教之迹。過復亦未遑考。

曩謂不問何國。俱有言禁。其所以然。則言中所表之物。人輒聞而生畏。是固非曰。此類之物。絕不許人偶爾涉及也。有或迫於事勢。莫容避就。計惟無可如何之中。擬一權害取輕之法。夫言禁者何。施身之初念。亦慮受身觸及禮法。不容之品彙。致生惶惑耳。此必所由之道。一面使已足以言事。一面對人不至失儀。庶乎有當。曲語之來。遵是道也。夫曲語者。語之刻劃。

本事不甚明亮而聞之亦輒了了。兩情共喻者也。如受胎人謂與性慾有連。未便揭言。而舉國不講生子。在勢胡可。遂乃迴環其詞。曰「那件事。」曰「不能動矣。」夫婉言比於直言。究勝幾許。始亦不能無疑。以人之引爲嫌者。非字也。而字中之義蘊也。今日「不能動矣。」措詞不同。指事猶是。他方聞而不憚。將一與逕說受胎無異。雖然。人終採暗語而避明言。良非無故。如其字爲初創用之者。希則解之與否。一任聞者自尸。其責誠以語意本無定域。不解要自未妨。風雅設若受身所見。正合施身。隱然以意渾無痕之語。律諸義狹。羞稱之事。無所於滯。將出口入耳。各於半途相遇。求仁得仁。夫復何疑。吾知施者行且自慰。謂此而傷風敗俗。受者亦無能自外。不得徒責吾言之無俚也。時或曲當之語。渺乎不在。則寬博無範之詞。如上述之「那件事。」聽者並得不生誤解。功效相埒。世儘有人聞受

胎而怒。謂是狎蝶。聞那件事而喜。以爲雅馴。考其心境。則見人抵面。敷辭不敢斥言某物。而必委婉曲折。以赴樂其尊。已遂不可支也。同時言者。利以自解。謂吾言誠。指若箇而勢迫於此。大非得已。唐突之咎。所不敢辭。由是人之相處。宣敘以詞。中有薦紳難言之隱。易來招怒。聚怪之媒。則曲語之設。正爲彼此互諒。容頭過身之地者矣。間嘗聞人陳說。一至艱於發口之字。輒生小阻。或以極低之音。囫圇而過。此亦藉以自表。謂若而字者。於禮未當。吾非不曉。用心與曲語正同。

由右觀之。曲語何以易於廢淹。新者乘之而起。頗得兼明其故。蓋人避受胎不講。取那件事迭之。聞者居然以爲有禮。此當預先假定一事。卽受胎何指。聞者早已往來胸中甚稔也。設彼一生之中。自「不能動矣」以外。不知更有他語。描摹孕婦。則吾簡練揣摩。慎揀此詞之苦心。彼乃茫昧莫

省。且曲語實爲先有冒犯。謂不應以繼求相諒之道。彼復朦焉不曉。縱令受胎二字。曾或聞之。而不過三兩次。工力不足。范爲一念。斷其卽屬某意之經常語。世嫌直露。所當回避。結果將亦無甚差異。由是此曲語者。假如頻頻入耳。熟而能詳。功用幾與經常語相等。則曲已墜失。所以爲曲。恢廓之餘。瀕於絕境。以較寓情諸字。用廣而力弛。力弛而情滅。爲道正同。夫寓情之字。一臻斯域。曩已言之。舊者且廢。新者隨發於鏘。惟曲語亦然。是若紆性已耗。返諸逕相。往往別覓未經習用之語。與爲迭代。其課聞者以責使之自悟。或於微傷風化之處。表示歉忱。具如前述。如環無端焉。

檢官之用。言之直者。曲之。取便入世。右說已明。此外聲音之疾徐高下。無能自遂。有時出語甚低。掩其情態。亦檢官從而干預。可以推知。他如語尾

變化。字形構造。可以文脈次序。檢官竊竊督之。至不違羣習之常程而止。人行文時。自創一格。躊躇而滿志。徒以與所號正宗相遠。勢需割愛。迫之者。檢官也。如德意志文。『字』之多數有兩形。一『渥特』。一『渥耳特爾』。余不解何故。喜用前者甚執。馴至文律惟後可通。吾覺於音不亮。棄之爲快。惟念文章自有常法。私嗜非可故縱。卒受檢官之命。不惜自捐所好已。

今請還及本題。探討語滑。檢官者篤舊而惡新者也。凡經由語滑力趨於新之勢。均係爲檢官之功用所限。亦同此理。

力之不樂從新。吾人亟須諦認。善夫梅令格之言曰。『人如有意捐棄舊習。卽令出入之點極小。是力亦必出爲抑之。甚有一切不顧之概也。』見原語。

夫語滑者非徒滑也。以求新未成。乃致滑也。一滑之起。過違常習。恆使言者滑稽可笑。喪失顏面。可知暗中憎新之力。幾於不擇手段。雖然。反動之力。愈大。將見由滑成誤。愈非無故。蓋凡一誤屢誤。習之既久。終乃達於公認之語形。此誤必能自具解說。以明行動不規則之所由。而求諒於人矣。求諒之道。衆多非一。而字形之大同小異。最爲習見。以循音辨字。人每不甚注意也。如菲、德意志文作「克洛蒲老赫」。洛舊爲 l 母。後誤作 n 母。出口較易。其式遂立。此以一音之懈。累及全語。所謂惰力是也。然大多數之語誤。不能悉以惰力釋之。如曩述「格芮維司」例。以發語用力多少量之。殆未必然。人果何樂而爲此。非求於他點不可也。

梅令格曰。「人而兩意並存。一意所欲深藏不宣者。恆得由語滑顯之。某甲擬言一事。事至齷齪。而不欲明言。願得一較緩之語氣表之。因矢口曰。

彼事已有著落矣。……梅衍與余俱在座。言者自謂。彼心中之意。實爲齷齪。而將出之語。則是著落。二意相結。乃成語滑。是無他故焉。亦兩語發音相近爾。

『見梅氏所著原滑、按此例弗羅乙德心解指要中亦引之、可參看』

此於心理求之。最足益人神智。蓋言者情蓄於內。思得切當之語式。以爲之尸。齷齪者入殼之詞也。而宣於廣坐爲不宜。形容太過。人且不受。檢官出而用事。因乃廢然自返。勢惟齷齪以外。別搜字料。著落二字。遂浮腦際。但著之與齷落之與齷音韻相疊。易於衝抉。檢官所設壁障。使獲少少發揮情感之一部。而語滑成。

弗羅乙德於「日常心病論」中。詳拏此例。謂檢官所制之內情。得假途發洩於外。通理也。推而衍之。蓋無不準。梅令格非之。在彼原語一書。指弗氏全之盡之爲未當。依吾所論。則弗氏之理優。以吾自驗。恆見明由音滑。

之語誤。其中確有並存之意。情爲檢官所扼而仍暗。暗跋扈也。我不敢知。凡語滑皆本情障噴薄而出。唯於右例既定不爭之實。悉其若是。足已。遵斯而言。語滑也者。不必緣節省音力而起。蓋有情焉。自始。蓄於中。求瀉不得。激盪既久。乘間少逸。然後於心始臻安帖也。

雖然。僅知語滑以情感爲緣。猶未得其全也。夫由情生滑。由滑成習。幾經反復。凝爲定誤。是果何例屬之。不可不論。蓋在一切語滑之中。凡期於持久。要人承之者。不過少數。此觀梅氏所引。可以知之。然非疏列諸證。難明所以。請略徵之。

梅氏「原語」引「滿腹文章」誤作「滿腹醜髒」。此因醜髒爲寓情之字。衝破檢官之防。銳身而出。不難想像。而醜髒音與文章近。義與腹內所藏近。又成左右兩翼輔之以行。凡此云云。必先窺晰誤者之心理。自屬

邏輯當然之誼。然疑今之所斷。於言者之隱衷。未必脗合。則殊爲多事。蓋如斯機。因粲粲之誤。已形諸外。吾人由顯之隱。直發其覆。爲爾他非所知也。夫曰機。因粲粲亦謂見有若而機因而已。至彼緣何成之。無取推問。惟機因既立。功用如何。始爲吾人醴醴。掣治之點。雖然。猶有說。假令寓情之字。突檢官之圍而出。言者實樂有是。遽集於誤。顧何以文章悉排衆文。獨令醢髒尸之而起乎。此中疑竇有三。醢髒爲義。寓情之度不深。檢官未必嚴爲防範。除特有所指外。殆無需迂回其道。始得宣稱一也。醢髒之下。適爲腹字。恍與腹中涵穢有連。此偶然之事。安足爲訓二也。醢髒與文章二念。相離甚遠。並無關涉。恰當誇示文章之際。醢髒二字。適從何來。遽爾迎代。其爲偶然之象。尤顯三也。

梅氏且有「饋食」誤作「委食」之例。氏之說曰。「言者蓋意餒也。特

未嘗語之絕明耳。夫餒之嫌義。視醜穢有進。檢官宜督之加謹。且饋餒均從食。而韻復相疊。二字爲誼之切。未同泛常。吾固不謂僅云誼切。卽應發生如此大誤。然果頻頻由是誤矣。吾亦不以爲奇。是蓋檢官操持不及。致令「饋者餒也」之荒情。啓想奔軼於外。又饋食獻食於神之謂。義訓何等鄭重。以出諸口。復當如何敬慎。而顧與飼畜之念相因及之耶。

梅氏更示一例。曰「吾唯伏尖彼矣」。伏尖者。梅謂德意志語「伏烹」訓爨。「伏羅尖」訓烙。二字混合。遂成破體。吾意猶有一義。所常參入。德文「伏擇」。訓女子羞。久成語禁。言時。此宜不無影響。蓋言者之性。慾雜糅。是念存焉。而爲敬業樂羣之故。檢官決不疏於防範。計惟明修暗渡。或得稍稍透露。今獲與伏尖合流而下。真難逢之運矣。又伏烹一語。在德意志方言。爲用絕廣。資以孳乳連綴之文。不一而足。人或假借伏烹。別構新

義是果適然之誤乎。抑固有其字已未及知乎。聞者往往不能自決。斯與餒食及醜髒滿腹不同。一則意念朗朗。一則所課聞者考量之役甚大也。要有一點。可得斷言。字如伏尖。以今日體範未衰。決無要人承受之望。蓋彼妄將深藏性慾雜糅中之一隱祕軒豁呈露力與開放雜糅推翻全部。檢官制度相等社會避之若浼。理有固然也。

然而有反象焉。語誤之活動於此呈效尤著。弗羅乙德嘗紀之矣。一婦人言。彼有小宅。位於山根。惟山根誤作山陰。至爲忸怩。蓋陰者寓情甚篤。檢官之所嚴視。不期脫口。無怪其難以爲意也。惟若再三疊之。卒爲人所採錄。事亦了不足異。雖曰始誤屬於個人。偶有之迹。而聞者心花忽開。見夫檢官監守而已。隱隱辨認之性慾雜糅。得因屋漏略宣鬱滯。則每不惜效其語氣。往復不已久之。全然中立之根字。竟爲性霧重重之陰字。負之而

走。殆。若。懸。崖。下。石。之。無。可。逃。且。陰。之。爲。義。亦。莊。亦。諧。可。敬。可。藝。與。伏。尖。之。純。乎。鄙。野。者。有。別。又。山。根。爲。言。不。甚。習。用。人。好。以。他。名。替。之。亦。固。其。所。夫。向。來。語。滑。機。在。音。近。於。是。借。根。陰。相。似。之。響。少。爲。洄。洑。一。瀉。千。里。矣。由。斯。而。論。語。誤。之。成。有。可。資。利。用。者。數。事。一。時。時。以。檢。官。在。望。爲。念。惟。勿。逕。于。其。怒。終。得。容。頭。過。身。以。去。二。以。誤。覈。眞。形。義。二。者。都。有。切。誼。頗。呈。撲。朔。迷。離。之。觀。三。意。蘊。不。定。聞。者。艱。於。批。判。此。或。新。造。之。字。人。至。罕。觀。又。或。可。通。之。訓。甚。多。人。莫。明。其。所。指。

凡爲字史之學。法式亦不外是。若干語誤。由破體字成之。既如上紀。文法

字源兩科。有所謂「字辻」辻若十字衢然謂字與字彼此相錯如犬此

類破體字。於彼應居何位。可得而論。吾知各國語言。音未十分成律者。

就中以羅馬語爲甚。——往往取互有連誼之兩字。合而治之。作第三

字而吸收母語之各一部分。考其要義。則新於兩舊。音義均須切近。亦攝其同而已。是爲語程實相。無可駁斥。顧名家如勾哈德及麥治之流。舉輕視之。此始雖語誤。卒乃國人承爲正字。其故安在。若輩從不細心探究。如治羅馬語。遇有類是之例。則曰「誤也誤也。」一言了之矣。人聒而語之。「此君誤也。字則是矣。」彼且勃然不悅。謂德意志文「挫忍」訓怒。「忤提」亦訓怒。今造一字曰「挫提」。子將從而認之乎。諸家之輕率。乃爾。參觀勾哈德之西班牙及羅馬語論、麥治留蒲克之語學。

然則語誤之活動力。胡自起乎。如吾人之於破體字。不厯資爲紀錄。而且求其了解。斯問之來。勢無可避。吾不敢謂。凡此皆情感檢官之衝激致之。卽今所收表證。猶嫌不足。但假定惟情生誤。治學要爲有益。自非誤比於正。顯爲優勝。又非音便特著。遷移絕易。則不以情爲之原動。吾實未知其

他近世自有倫類之法。安倫類二字出荀子以釋綜之析之通其似德辨物較明而取途較正語言之學亦奚外是。

研求語滑最能潛智。以其章章相示。滑之所起。並不得以若何語式名之。特一瞬之相爾。有意留眞。尙待他緣輻輳也。是故右於新字之由來。雖據本身經驗。詳爲剖晰。要無過電光石影。在該生活中。爲域至狹。何以故。以關係止於小己。或一小部分人。而語史所紀遷流。全然以通俗恆言爲之對象。故夫創業與垂統。本屬兩事。凡新字新義之始。與舊相持相搏。迺遲至於代舊而興。轉戰之途甚遠。中間交綏而殲滅者。不知凡幾。達於終的。戛戛乎難。當吾擬議一字。卽無異與天下之能言者爲敵。假如閉門所造之車。出而轍合。掉臂語林雅言。見採則此字活潑之性。必非尋常舊文及。

同時並起之一切新誼力莫能抗蓋不待計。

由是新字之成功。吾人考其行程。應明二故。一曰創。因卽言者必違舊訓。或擴充之。是何心理。二曰定。因卽外於創者。明明有大力焉。助之俾底於成。是在何處。

此之定因。本編前亦偶爾涉及。但欲洞明其性。允當多方取證。吾人或聞講演。或接談言。疑詞怪語。間觸於耳。此啞然莫辨者有之。甚不謂然者有之。正合鄙意。聲入而心通者亦有之。類皆定因隱爲發蹤。雅不可忽。

邇來吾取嚮未熟諳之字。致書於人。或與人面語。吾必自反。有何不得已之故。乃主張是。易而言之。吾之所職。恍若主司衡文。一言在前。任吾去取。吾定然受之。而不疑其因。應不在遠。且吾之內省。宜與他人之選詞不殊。

以語言能爲一羣所共認必曾經人事先審度無可駁也。至審度之標的緊何。吾意宣敍之用殆居第一。如小麵包奧京曰「喫不菲」。北德意志曰「小牛角」。吾至柏林履食店當然亦小牛角之矣。將令店夥明吾所欲。舍此又胡可者。以知凡字表意吾人迄無名——或無相當之名——牒之實用之來義惟從俗語學之徒。於音變母音系玄名等詞類不假思索。侈口而道儻非如是殊無以爲受業解惑之資也。

雖然吾曩採集若干字及語尾別爲一類其中固無一焉。乃爲宣敍之用而存。是特小小字彙經已審定乘間竊發藉言詞以澆塊壘爾其負力獨多。堅捷兩備者深植於胸尤未易拔。瑞典語「巡佩斯」訓牧豬之犬數年前吾偶聞之。卽率爾形於言談。此固人不之解。吾自取樂而外無他說也。

惟情遣詞。猶有一例。雖象不甚明。而情要宛在。吾嗜棋。棋友某言有怪癖。凡事彼所不解。不肯逕說。輒操瑞典鄙諺。『誰知道。吾東家。』此語之入吾耳。不下二十次。未嘗有意效顰。一日。偶逢舊識。某廠經理。去東家義近。且棋手也。曩與鏖戰勝之。余得聲稱。棋譜至爲新聞揭載。是余生平得意之事。憶及輒爲神王。今又不期而遇。枵觸往事。樂不自勝。翌日。予忽如飲狂泉。竟持吾東家一語。肆應無忌。情節不中。亦所不顧。蓋自東家二字。適投吾好。全語刻骨。凝爲癖。習後雖百計改之。不可得已。

他人所驗。正與吾同。示一二例。以資推類。某日。余妻忽言。『狗運誠未佳也。』余甚訝之。平時口調。殆不如此。頃之。又曰。『狗耳之後。彌有物也。』狡人之意也。余訝更甚。二者皆瑞典語中不甚習用之俗諺。胡乃連稱不已。嘻。是已。必何事與狗有關。鬱彼胸中。抵隙間發。而余妻殊不自覺。吾持此念。

默加詞察。果也。是日彼曾見語。一甚足掀動感情之故事。中有狗焉。頗居主位。夫二諺者。吾妻固夙知之。然非別有啓示。悵撥深感。牽入情界。乘機奔突。彼將未肯輕易出口。斷可識也。

距今不久。一友以原稿示余。論科學殊不瑩澈。依吾所見。乃一下乘文字。然吾勤勤爲之批答。且綴之曰。『君稍加工力。卽在百尺竿頭矣。』此君與吾日夕相見。灼知百尺竿頭一語。彼未瞭然。然稿返之明日。彼卽以原語反牒於余。意頗欣欣。數日之後。猶聞疊述二次。蓋此語驟有巨力。大書深刻。而彼矜寵。吾批之甚不能已。已其態可掬。

上來所述。可知一語之推廣也。所資於情感之力。較之造作新字。雅無遜色。且兩者相衡。前尤勝後。蓋已成之語。人假借之。以爲抒寫情素之器。取

攜甚便。衍溢至速。反之新語。含情時或過狹。材出個人。性無公範。不如前者得收駕輕就熟之效也。

吾敢言之。有多數之字。若句情隨勢。往不久。卽列於通行語彙之林。證例衆多。不難疏舉。德語中若干慣語。起原戰術。如「一人一鎗」。『毋失把柄』。『善耍鎗花』。『肉搏』。諸如此類。皆不脛而走矣。大抵一語之成人。有見仁見智之不同。又情緒至繁。須一一於語言求其對耦。二者翕合。勢乃莫抗。所謂定因者。在此就中關於性慾之事。擴張尤易。吾曩於依抹戈詳論及之。不具述。

滑稽者。語媒也。新語如凝此德。傳布之迅。不可思議。以施受兩方俱喜。謔浪交相。播達力不肯懈也。吾憶維也納某新派建築。穹門之上。飾以金枝。有謔者指以示人曰。『此金白菜頭也』。於是金白菜頭一名。數日傳遍。

都下。又柏林威廉銅象之馬。爲雕刻家貝加斯所造。或卽以「貝加索斯」

稱之。希臘神話、佩加索斯者、有翼神馬、凌空架詩人而飛、德人借義於此、以喻威廉第二之虛誕並反喻雕刻家貝加斯之藝劣、亦名

出競傳。德人殆無不知。弗羅乙德之「滑稽論」。闡明滑稽與不不朽之

作也。欲明滑稽之心。因與其經程。不可不讀。要之滑稽爲用所貢於吾人

之娛樂。至大。凡平時檢官決不通融者。於此均得如量表顯衡其職分與

曲語。蓋小異而大同。甚至所意之物。檢官嫌惡特甚。亦獲恣指無忌。彼於

聞者發生之效。在使之如願。相償曲語之償。爲敬。此曩已言之。吾以褻念

提於君前。請君見諒。而滑稽之償。爲樂。平生欲聞不得之事。今且一一入

於耳界也。

由右所論。無妨綜而言之。自來語言之發。不外二的一以宣意志存使人

曉喻。一以抒情。志存使己愉快。凡言事而以人解其意爲期。誠無取厭常而避熟。故爲厭避。或且於意有傷。然則人好推陳出新之故。必也。字與情連。惟覺用此不甚習見之詞。若句於情始暢。凡兩詞相較。一平淡。一濃郁。人之遺前而取後。必以後者始當於己所欲發之情。又同一字也。義有變遷。如非以文化之故。強之使然。則必字訓紛糅。聽其天擇而情至者。卒乃致勝。蓋新情爲攻。舊情爲守。舊者質懈而色剝。無能抵禦。新者遂拔幟而易之。爾雖語尾變化及文脈層次。其逐漸視情爲之轉移亦然。之數變者。依勢擴張。幾於無藝。惟或以防於名器爲慮。出爲遮阻。其流稍緩。所謂檢官是也。大約艱澀費解者。中傷太甚者。褻瀆宗教者。違反禮俗者。與夫過乖文範者。均一一檢之力。加扼抑。扼抑之效。曲語最著。而滑稽之語亦爲尾閤之一。——新造之語。乖離之極。人至以謬誤諛之。後竟經人習用。入

於字彙、是惟較之正字別有長處爲然、然於此情之爲用、亦仍可見、如偷過檢官形爲語滑是也、——至於人忽背棄舊習、別創初義、抑或命名新物、引申字訓、是情爲執其役、皎然不欺、以中含質、素彼視爲最叶於情之發揮也、所謂「一定因」情尤顯白、蓋新語而不與人生情欲相逢、冀其廁入字林、亦奚有幸、吾曾創作一字曰「語力學」、以探治語情爲職志、此學有成、自信所造於書契不小、惟今時訓詁諸家、雅不解是字義之理、更爲懵頽、誠知言之士、不勝太息者已。

自來語家、喜立原則、以眩所學、初亦不無可觀、惟參稽愈廣、表證每與律令不必盡符、是其本原有誤、炳然可知、吾草此文、曾再三言之、凡吾所立程式、舉爲假定、讀者或疑之曰、是其效能、亦與他之語家等爾、何足深論。

雖然。此有辨。吾之「假定」云者。特謂吾音方在初程。一一得其切證。猶病未能。故且退一步言之。至離察而語玄。本義蓋絕無可議。自吾執筆。殊不覺有何見理未瑩之感也。且吾不欲渾殺語學。特持詭辯。使連牴而不解。惟冀詳爲立說。令理終而實始。廣加考覈。以明厥真。由吾思之。向後工夫。應分四項。一、於活文學中。多方察其蕃變。且不可懈。二、人之選詞。適此而非彼。動機何在。無論本人覺之與否。所當悉量紀錄。——此條最要。——三、新詞初立。本諸小己好奇之念。其用本狹。卒乃衍爲常語。比於正宗。因緣何屬。應需加意探索。四、將已所得。廣爲應用。通考文史。愈詳愈妙。而語源及意變兩目。嚮爲語家忽視者。期於力追。

語學有其鵠焉。確爲當世通行諸法所不能達。遵斯四者。其殆庶幾。夫治今人口中之語。以文書死語比之。所需明目達聰之度。相去殆不易計。以

是語家所爲非借助於心家之道無能爲役——實驗心理尤重——惟近世心家之書偏重聯想知覺諸相情感一宗異常扁略語家師之誼當戒備蓋人生所由奔走先後之力非意非志而實集成於情惟語言亦有然也又文化史者連於語言至密前賢工力殊嫌未足且其所徵事蹟居多而人情大闕今當有以矯之論事既須加闊發情尤宜深入特發情二字正復難言人好以近人之情強律前代虎皮蒙馬怪相百出他科吾未敢說若在語言直爲大謬蓋情感者事勢之影也文化不同檢官所定出入擒縱之範圍以異吾人於某時代之典章習俗辨皙愈明其語言之倫序亦愈昭察考文必先論世固語學之公例大法不可畔也

情感既緣事勢而生後者變前者與之俱變然則情感之變——尤以情感衰歇時爲著——謂不僅爲語變之原凡一切精神物質文化之事俱

隨而移易。顧何如乎。曰。此說確也。試觀宗教之改革。以及藝術裝飾游戲之新陳代謝。焉在不與語變相同。大抵有一人焉。情不自禁。假物以表於外。同情者爲之推波而助瀾。勢乃大張。其卒也。情衰而勢異。新者復乘時而進。起伏如環。未易端倪。有深求發明家之心理者。證其學力之由。不外情之所中。息息關乎實用之業。猶且若是其他可想。所謂文化一切之事。其裨益語學之大。吾敢斷言。何以故。以人文演進之程。得由是窺其崖略故。雖然。語言者。諸學之學也。必先明此學。所冒於諸學之域。至爲廣博。然後驗效可期。蓋自生民以來。文化事業之中。精力無乎不入。足當周咸徧三義。而無媿如語言者。未之有也。